



画传



朱剑宇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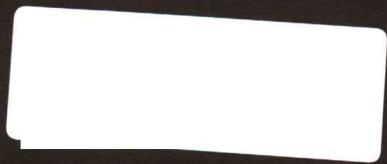


K825.72
39

王羲之

画传

朱剑宇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愨山画传/朱剑宇编著.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4

I. 王... II. 朱... III. ①王愨山—传记—画册
②水墨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K825.72-64
②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8285号

王愨山画传

著 者: 朱剑宇

责任编辑: 左汉中

装帧设计: 戴 宇

责任校对: 彭 进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雨花区火焰开发区4片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0

彩 插: 17 页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4年10月第1版 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5356-2129-5/J·1989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4787105 邮编: 410016

网 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与传主合影于1999年冬

作者简介：朱剑宇，1940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郊蔡锷乡蔡锷村。1959年毕业于邵阳师范学校。当过小学教师，搞过地、市、县剧团的编、导、演，做过县文化馆、文化局、文联、县委宣传部的干部。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戏剧家协会会员，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娄底市文联委员，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有多部舞台剧本、电视剧本出台、出镜与散文集《三探集》、中短篇小说集《唱戏的疯子》出版。创作达250万字。在双峰县工作期间，与本传传主王憨山“相扶相慰二十年”，被王称之为“同途知己”。

目录

“几度春风几度雨，谁怜此意谁怜君”（序） 王鲁湘

引子

第一章 由来将相本无种

云龙堂·籁乐第
孩子王·童子功

第二章 越过洞庭路八百

从华中高艺到南京美专
流亡黔北
在杭州国立艺专旁听

第三章 盐车久困寻常事

参加革命队伍
第一次婚姻
吃“回头草”
1957十年蹉跎
“史无前例”又十年

第四章 且待春雷杂雨声

困惑，还是困惑
天池画馆
“田园宰相”归田园

第五章 不辞日暮重抖擞

24000元
《便觉春光四面来》
书画笔会

第六章 先发江南第一花

麻袋里的宝贝
“春风得意泪犹含”
“粽子香端午”



第七章 好鸟枝头亦朋友

《憨山世界》

电视专题片

邓伟·莫应丰

第八章 大鹏一日同风起

北京访林凡

“按既定方针办”

“一股大风来了”

难忘的“9·19”

南下广州

第九章 一局棋中造化深

“谈话”引起的风波

筹建“憨山画屋”

儿女的债

第十章 曾从风波险处来

岭南画派纪念馆风波

深圳：“欢迎王憨山”

有惊无险走台湾

第十一章 些须得失笑鸡虫

三本小品册页

一幅故宫藏画

第十二章 相知只有中天月

《颠倒乾坤》

《牵牛花》

《泰坦尼克号》

《炎帝万岁》

第十三章 不辞羸病卧残阳

鲁青之死

雪上加霜

壮心不已

最后的日子

尾声

后记

附录：

憨山画语

王憨山自列年表

content

序

“几度春风几度雨，
谁怜此意谁怜君”

●王鲁湘

王愨山
画传

猴年春节回湘省亲，专程赴双峰瞻仰愨山画屋。用“瞻仰”一词，既表达我对这位老画家的景仰，也表示我对这间画屋向往已久的心情。人去屋在，愨山先生的巨幅遗照，带着人们熟识的憨笑看着我。客厅里挂着那幅著名的《群雀图》，它有幸入选中国美术馆“百年中国画展”。这是一次规模空前、档次极高的画展，展出从20世纪100年中筛选出的最优秀的中国画家的代表作品。入选此次画展，还有作品为故宫博物院收藏和选入全国中学美术教材，说明愨山先生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和成就已经获得公认，足以厕身大师之列。看到这幅作品，我是既亲切又感动。亲切的是，愨山先生生前曾赠我一幅几乎与此一模一样的画作，想是当年将一张六尺大宣一劈为二，一半赠我，一半自留，如此厚爱，能不感动？

先生夫人谢继韞女士和子女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看到了堆满纸筐和书籍的简陋画室，一如先生逝世前的样子。谢妈说她轻易不敢走进这间画室，因为每次看到这间画室的陈设，她都会睹物思人，悲从中来。谢妈抱出一摞愨山先生的写生稿和速写本，我看到了一位勤恳又勤力的艺术劳动者辛勤耕耘的足迹，它是那么清晰，又是那么扎实。



从这些画稿和速写里，我才真正知道愨山笔下一个构图、一个形象、一个意境的产生，是多么的不容易！那都是源于对生活的长期细致的观察。在这样厚实的生活积累上，又经过反复推敲和锤炼，最后才形成愨山特有的意境和章法。那些充满田园情趣又寄托人格理想的画境，那些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的构图，当它们呈现在观众面前时，总是那么完美无瑕。可又有几人，知道其中孕育的艰难和阵痛呢？

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就是与愨山相慰相扶二十春的朱剑宇。

我与朱剑宇的相识是在北京。2000年9月，“王愨山艺术展”终于在中国美术馆隆重举办。朱剑宇作为主要的筹划者自始至终参与其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当愨山的艺术成就获得首都美术界高度评价和媒体的热烈反响之后，他一个人躲在美术馆的西门外号啕大哭。这种真情至性的自然流露，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他当时一定是百感交集，一方面为愨山感到高兴、感到骄傲和自豪，一方面为愨山感到惋惜、感到委屈和不平。毕竟愨山没有活着看到这迟来的荣誉，所有的追认，对当事人来说又有什么价值呢？

当然，价值是有的。它留给了历史。一个困居湘中一辈子的孤独的画家，会因为这种追认而超越时空，在更广大的空间和更长久的时间里获得更多的知音。

这不，一群湘籍“愨山迷”自发组织起来，要在今年愨山先生诞辰80周年之际，于长沙举办一个收藏王愨山作品展，并同时举行长篇



传记《王憨山画传》的首发仪式。整个活动完全由民间发起、民间集资、民间举办，这在湖南乃至中国，恐怕尚属首次。仅这一，憨山先生足以自慰于九泉之下了。

《王憨山画传》由朱剑宇执笔，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传主与作者之间20年的情谊，奠定了写这本画传的基础。作者流畅优美的文笔，字里行间充溢的感情，还有知人论世的史家笔法，能给读者带来很大的阅读快感。

这本画传有好几个阅读点。

一是体裁新颖独特。每一章前都印上憨山先生的一幅画，对画作出评点。再以此画为破题处，徐徐牵出憨山一段身世，一段心路历程。叙述文字中再穿插有关憨山的历史照片，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既悦目又赏心。文与图相互印证与阐发，加深了读者对传主的了解、对传主作品的了解。这正好是当下出版物流行的做法。

二是内容翔实客观。朱剑宇几乎见闻了憨山后半生主要创作时期的全部事件。他们同是双峰县文化馆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又同在一个小镇居住，对憨山的为人，对他外表憨厚朴讷、内里孤傲灵秀的性格非常了解。是他在憨山退休时劝他回到农村老家，在隐居田园的宁静中潜心作画；是他让憨山在旁观省城画家挥毫泼墨时获得了自信，坚定自己的艺术追求和风格路向；是他鼓动憨山背着两麻袋画卷亮相省城，从而一鸣惊人；是他趁热打铁，借长沙画展的东风，吁请县上领导改善了憨山创作与生活环境；是他到处为人说项，八方寻求赞助，筹集到一笔笔办展览的资金；是他北上南下，为把憨山推向全国而不遗余力地奔波忙碌。在憨山突然辞世后，还是他帮助张罗操办后事，并对一下子失去主张的憨山亲属承诺：“憨伯的事我来办。”有这样一位与憨山相慰相扶二十春的知己至交来写憨山画传，读者将有幸读到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

2000年春节前不久，朱剑宇进六十，憨山劈一张六尺宣书了一副巨联相赠：

王憨山 画传

2004年春节，王鲁湘（右三）造访“憨山书屋”，与王憨山遗孀谢继缙（右二）、本书作者朱剑宇（右一）一起翻阅王憨山遗存的写生本、读书笔记



与君同途，一度春风一度雨；
知我有几？半曰癫狂半曰痴。

大年初一，朱剑宇去拜年，憨山又书“六十花甲从头起”相勉。不想才过数天，憨山突发心脏病猝然辞世。捧着新墨如漆的寿联，朱剑宇悲恸难抑，挥笔写下一副挽联：

聚首曾多时，忆初展星沙，再展京华，三展羊城，四展深圳，廿年相慰相扶，几度春风几度雨；

伤心难自己，叹画集未梓，总览未举，场馆未立，后学未成，毕世苦扒苦撑，谁怜此意谁怜君？

今天，由同途知己执笔的画传终于付梓刊行，我有幸提前读到这些热心冷眼的文字，并从中体验到憨山为艺癫狂为艺痴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一度春风一度雨的悲喜人生，实在是感慨良多。古人云：“平生有一知己足矣。”而我分明看到，在憨山高大的身影背后，其实站着长长的一排知己。而这本《王憨山画传》的刊行天下，又必将为憨山引来无数的知己。

是为序。

时在甲申春日，写于羊城旅次。



引子

5
王愍山
画传

公元2000年2月12日，花鸟画家王愍山与世长辞。

王愍山的灵柩停在“愍山画屋”的正厅中，哀乐低回，花圈满院，每日吊唁者络绎不绝，唁电、挽联、挽诗如雪片飞来。有中国美协、故宫博物院、中央美院、广州美院、湖南文史研究馆、省、地文联、美协及文艺界同道，有地方的党政领导、亲朋好友及一般群众，大家无不表示出深深的哀悼之情。



在王愍山的追悼会上。前排自左到右：副县长席伏应，省文联组联处处长贺振扬，省作协主席孙健忠，省美协主席黄铁山，湘潭市政法委书记杨慕如，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萧沛苍

在众多的挽联中，晚清重臣曾国藩的族裔、王愨山的文友曾启球写道：

写山奇胸怀，画水映肝胆，描花气氤氲，状鸟语呢喃，神矣！
赢得纸贵洛阳，纵横古今大手笔；
于路多坎坷，存志若玉金，运心通灵犀，言貌似钝拙，伟哉！
奈何魂锁涓上，俯仰天地一愁翁。

上联写绘画，下联写做人。对仗工整，无限感慨。

由湖南文史研究馆与中共双峰县委、县政府领导为首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写的一副公挽联，从王愨山晚年沿用的闲章“田园宰相”切入，这样论定他的一生：

相田园，师造化，任劳任怨，任毁任誉，惟大手笔能本色。
常恨造物忌才，绿水青山谁做主？
读遗卷，仰高峰，亦画亦诗，亦愨亦介，是真功夫始风流。
遽怜高人弃世，落花啼鸟总伤情！

任劳任怨的田园宰相去了，绿水青山感到无主；亦画亦诗的花鸟大师弃世，连花们鸟们也为之伤情。树真象，恰心意，质言其事，惟妙惟肖。是王愨山的两个文友共同捉刀，没有官场惯有的官话套语。

另一副以“中共地下党东湾支部陈列室”的名义写的挽联，颇耐人寻味：

诸君读遗卷，都道是诗画奇才，辟一代艺坛蹊径；
此日吊先生，谁识得田园宰相，亦当年革命前锋！

王愨山在解放前夕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武装活动，直属东湾支部领导。按理王愨山应享受“离休老干”待遇，现实生活却未。这个从大革命时期到全国解放一直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地下党东湾支部”，曾走出或接纳过不少革命者，陈列馆此刻旧事重提，总算实事求是，为王愨山说了一句公道话。

其他以半官半友身份写的挽联，如中国作协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谭谈挽道：

大气磅礴，写活花鸟虫鱼，无愧画坛圣手；
铁骨峥嵘，笑傲风雨霜雪，堪称艺苑高人。



长沙市市长、著名作家谭仲池挽道：

往来迢迢，风风雨雨，苦苦求索，借得水色山光，巧绘田园春景；
此去遥遥，悠悠然然，默默神游，常留画魂诗骨，永扬玉山憨风。

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省美协主席、著名画家黄铁山挽道：

画坛花鸟大师；
艺德双馨楷模。

湖南省书协名誉主席、著名书法家颜家龙挽道：

憨直朴诚，清操垂典范；
淋漓酣畅，艺术创新风。

说王憨山是画坛“圣手”、“高人”、“艺德楷模”、“花鸟大师”，也许多少有些套语，说他“憨直”、“大气”、久历“风雨”、笑傲“霜雪”、艰苦“求索”、独创“新风”，却是大家真切的感觉与共识。

王憨山的老友之一、原双峰县文联主席朱剑宇的挽联实话实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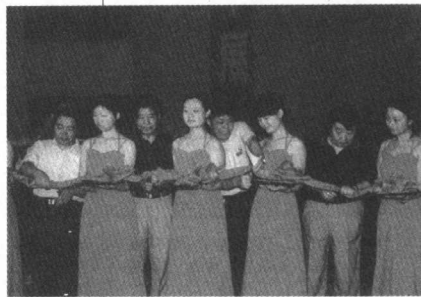
聚首曾多时，忆初展星沙，再展京华，三展羊城，
四展深圳，廿年相慰相扶，几度春风几度雨；
伤心难自己，叹画集未梓，总览未举，堂馆未立，
后学未成，毕世苦扒苦撑，谁怜此意谁怜君？

朱剑宇助王憨山“出山”，“相慰相扶”二十年，历经了多少风风雨雨？外人似乎只看到王憨山成功、风光的一面，没想到王憨山“苦扒苦撑”一世，生前连出一本像样的画册、在中国美术馆办一次画展的心愿都没实现，而奢望创建一个艺术馆、带出一批后学，就更不用说了。如今王憨山一死，谁来帮他完成未竟之业呢？

远在深圳的聂雄前，也是王憨山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得老前辈走时“一句话也没有”，凄然写道：

一句话也没有。生命的悲凉全在画里了。一个在青少年时代师从高希舜、潘天寿等大师，又担任过解放军宣传战士的老

7
王憨山
画传



2000年6月，“王憨山艺术展”在湖南师大艺术学院开幕。自左至右：阳盛全（省文史馆副馆长）、黄铁山、谭谈、熊清泉（原湖南省委书记）等剪彩



2000年9月，“王憨山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张汀（右四）、王琦（右三）、刘勃舒（左一）等与憨山遗孀谢继红（左三）在座。刘大为（画外）致开幕辞



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乔石(前排右二)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右一)陪同,观展后签名留念



张仃(右一)与邹佩珠(左一)由谢继轹(左二)陪同参观《王愨山艺术展》

人,在经过30年政治运动的煎熬之后,“不辞日暮重抖擞”,退休之后重拾画笔,需要对艺术多么执著的爱?需要承担多少人生的苦难?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经历了为众多儿女找饭碗的“卖老脸”之后,在经历了像“李顺大造屋”一样的艰难建造画屋之后,特别是经历了前年其幼子满崽得癌症不治的老来失子之后,王愨山已全然没有少年时代自诩的“生平也有将雏志,得失鸡虫一慨然”的霸气,一句话也没有了。……

这是深知王愨山晚年遭际的真实写照。聂雄前最后呼吁:

对于王愨山,我敢肯定会有一个像文坛发掘沈从文那样重新认识的过程,但我真正希望黄秋园、陈子庄两先生的悲剧不再重演。我把这个意思通过唁电传达给了他的家人,也渴望已在无声世界里的王愨山早日获得有声世界的高度认同。

鲁迅作白莽《孩儿塔》序云:“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聂雄前的呼吁引起了王愨山家人和所有关心王愨山的有识之士的共鸣。就在王

愨山逝世不久后的2000年5月,一部由著名文艺评论家郎绍君,中国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杨新,清华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著名美学家王鲁湘三人三序的大型画册《王愨山》和由朱剑宇主编的王愨山绘画艺术的评论集《愨山世界》,同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6月,湖南省文联、湖南师大艺术学院、湖南文史研究馆等9单位联合在湖南师大艺术学院举办了“王愨山艺术展”,湖南省文联主席谭谈致开幕辞,刚上任的省美协主席朱训德主持召开了学术座谈会;9月,中国美协艺委会、中国故宫博物院、中国画研究院、中国美术馆联合湖南9单位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据说是该馆“有史以来最大的个人画展”——“王愨山艺术展”,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刘大为致开幕辞,中国书画研究院院长刘勃舒主持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已有八秩高龄著名中国焦墨山水画的开派者、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在艺术展《前言》中深情地写道:

“真诗在民间”,这是诗歌界的一个观点。看了王愨山的画,我认为真画也在民间。他的题材古往今来许多画家都画过,有些画了几百年了,很熟悉的,但我还是被他感动了。他把我带进了一个情感丰富的艺术世界,



热肠冷面傲骨平心，让人洞见画家的肝胆，至情至性，真人真画。在熟悉的题材领域，他开拓了新的意境，读解出精警的人生况味，而且一如既往的朴素真淳，宽仁厚道，时见幽默，不失童心和爱心。

我观王愨山的画，谓其有“四气”。一是土气。他自号“田园宰相”，扎根乡野，作品满溢泥土芳香；二是文气。“六分读书”的努力，使他的诗文书法同画一样粲然可观，升华了篱落池塘的小天地；三是才气。造型的奇拙，构图的惊险，入骨三分的神情刻画，表现了画家的才情和修养；四是大气。开张胸臆，刚健清新，小题材画出大气象。这“四气”，当是中国画至为宝贵的元气和真气。

今天看到王愨山的画，我想起当年可染先生面对黄秋园遗作时的感叹：“国有颜回而不识，深以为耻。”愨山多次来京，我亦数次去湘，竟顿悟一面。恨不能起愨山于地下，执手相叙，以慰我怀。

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画家杨力舟在9月12日王愨山艺术展开幕的当晚，激动不已，夜不能寐，奋笔写下《愨山画展动京城》一文。文曰：

王愨山先生艺术展以极高的画品和浓厚的学术性为京城画坛带来强劲的春风，在时下浮躁浅薄之俗气日烈际刻，王愨山艺术展使一个真正的国画艺术家出色动人心魄的大写意花鸟画震撼京城。

王愨山先生的作品别开生面，元气淋漓，自成家数。其纯、厚、朴、拙之格调动人，又以天趣、率真、清静、乐观感人。

构图平正险绝独具匠心，造型夸张变化有度，黑白墨色强烈对比，团块线条钩点求得雅致。诚属下文题诗落款布局推敲，与画面有机构成。用笔坚挺畅怀刚健，乃臻神妙。精微与挥洒皆极变化而兴到意至以气运成。主体凝重的团块毫端密集和计白当黑之白底，形成似如高音、中音或和声，旋律悠荡，随之笔情墨趣运斤成风。又将物象人为重复并列排比，造微入妙，辄取装饰美感，把花鸟鱼虫拟人传情，人间烟火气息意象生发不穷，跃然纸上。其神妙耐人寻味不已。

王愨山先生的艺术皆经营惨淡非漫然涉笔而能所为，系多日千修百劫得来。至此我又一次体味李可染先生所倡导学艺“可贵者胆”的真实含义。王愨山先生有胆，取决于他的有识，取决于他的学养广博。又取决于丰富的生活积累，以及对传统绘画美学本质的领悟。

王先生甘于寂寞之道，潜心笔精墨妙自立门户的耕耘而不被世俗名利所尘染。他的画品人品高峰



杨力舟(右四)同外国友人观展后，在王愨山遗像前留影



刘大为为“王愍山艺术展”
题词：“笔墨淳厚，感情真挚”

绝壁皆为后学之楷模，当之无愧。遂写心得以怀感念与敬意。

一个中国美协的副主席，一个中国美术馆的馆长，中国的，世界的，什么样的画家，什么样的画，他没见过？为何独独对王愍山这样情有独钟？没有真画打动他，能写出这样发自肺腑的感言吗？9月13日早晨，进京协助画展工作的朱剑宇接过这四张笔酣墨畅的文字，内心的激动无可言状，当即交给王愍山家人并嘱咐立即在美术馆中央圆厅展柜中展出，自己躲到美术馆的一个角落，大哭了一场。

王愍山妻子谢继韞找来，见这个已年过花甲的汉子老泪纵横，忙问出了什么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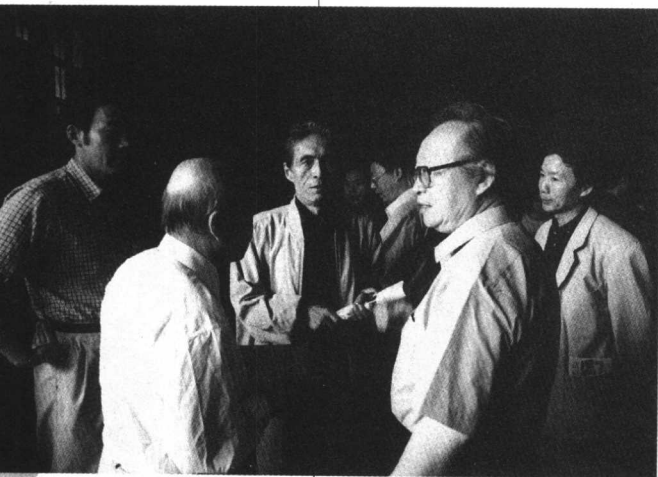
朱剑宇说，没什么事，就是想哭。又说，要是愍伯自己看到这一天有多好！

这是愍山的命。谢继韞说着也哭了。

人到底有没有命运？若有，王愍山又是个什么命？

中央美院教授广军曾说，“愍山先生话不多，但画里的话多。”而今，先生已经西去，追述评介先生的文字见过不少，但文字无论多么形象生动，都无法与先生留下的画作媲美。先生的思想轨迹，先生的话，其实都在先生的画里。

我们就从王愍山的画里去寻找答案吧！



刘心亮、杨新、刘勃舒、李中贵、朱训德（前排自左至右）等准备出席王愍山艺术研讨会



王愍山家乡双峰县委书记李大剑（右一）、香港庄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建和（右三）在参观画展后留言

云龙堂·籁乐第

王愨山在《我的艺术道路》开篇写道：

中华民族的先民崇拜龙的图腾，自诩为龙的传人，古老的神州大地上，便也出现了许多以龙命名的地方。我的老家就坐落在湘中龙山之阴，古连道县城龙城（早已废弃，俗称“城圉子”）一侧，一个名为“龙田”的田垄上（今属双峰县龙田乡），屋名亦曰“云龙堂”。1924年农历十一月三日，我就出生在这里。据说，生我的先天晚上，母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条巨龙盘在屋上向她嘘气。故父亲以龙能“嘘气成云”之意，给我这个长子取名“嘘云”。想是望子成龙吧？

“云龙堂”坐落在“龙田”中央。堂前田垌里的禾苗像一片海，屋后逶迤而上的山峦似浮游的龙，“云龙堂”则为护龙的舟，旁边的树是不落的帆。高大的门楼上，嵌刻着一块“云龙堂”的大理石匾，由“双龙抢宝”的浮雕环绕，气派非凡。王愨山母亲日日由此进出，中国的父母们又都有“望子成龙”的情结，其梦无论务实还是务虚，决不是空穴来风。

王家祖先与湖南其他大多姓氏的居民一样，多为明朝初年由江西移民而来。元朝末年，后来成为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与陈友谅争夺天下，湖南是号称“汉王”的陈友谅的粮赋基地，使得陈有力量与朱抗衡，很让朱吃了些苦头。朱元璋当了皇帝后，迁怒于此，才有“血洗湖南”之举。史载“迨明师平定，三湘之野，白骨荒丘，十室九空。于是洪武立编，移民屯垦”。说的就是这段历史。